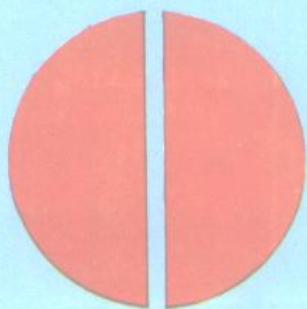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新浪潮中

—— 深圳大学见闻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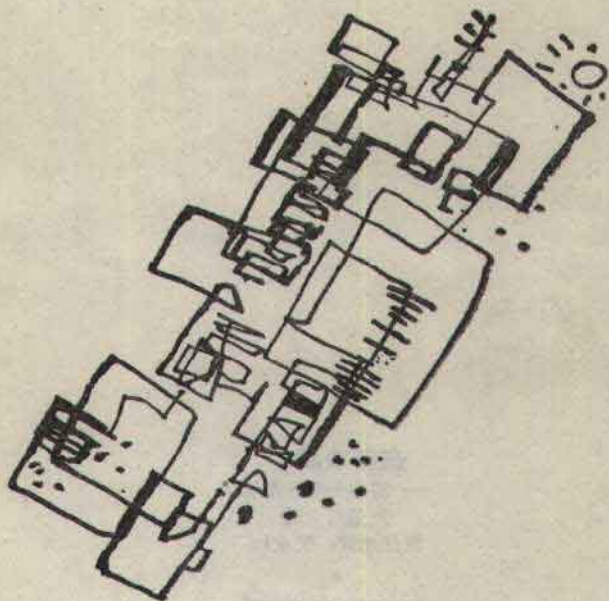
● 刘楚材 /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在新浪潮中

——深圳大学见闻录

刘楚材/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在新浪潮中

——深圳大学见闻录

刘楚材 著

责任编辑：张永如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73,000 印张：3.5 印数：1——10,550

书号：10456·56 定价：0.78元

湘艺：85—4



上图 / 一位善于思考、勇于实践的教育家——罗征启同志

下图 / 引人注目的深圳大学水塔



上图 / 胡启立同志视察深圳大学

下图 / 科研、办公大楼之一侧

目 录

车到深圳	1
莘莘学子，哪里去了？	7
大势所趋	16
年轻人在想些什么？	25
迪斯科与牛仔裤	34
“无烟楼”漫笔	41
一天 = 四十八小时？	48
改革人事制度之后	53
多样化选择的社会与人才的多样化需求	58
老教授与教改探微	65
《红楼梦》输入电脑	75
“海上世界”聊天会	82
少了一个○	88
“深圳速度”从何而来？	93
“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”	100
结束语	111

车到深圳

拎着二十年前留下的旧式手提包，从深灰色的上衣口袋里掏出边境通行证，我兴冲冲登上从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，象一位迟归的旅人。

车厢里已坐满了各式各样的乘客：衣着华丽的港澳同胞、南来北往的客商、工程技术人员、实业家、教授、记者和艺术家。几位发型俊逸、穿着西装和莱维斯牛仔褲的深圳青年，正在喋喋不休地用粤语交谈。我从容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身旁一位深圳某实业公司的年轻人，立刻同我攀谈起来。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曾离开广州北上，如今又欣然南下，而且是应聘去深圳大学工作的，油然而生敬意：

“啊，您是从北京来的老师！……”

他彬彬有礼地给我递上一瓶“可口可乐”。据说这是风行世界的应时饮料，美国一家公司获有专利，近几年已在我国“登陆”，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他慢慢地喝着饮料，微笑着同我倾谈，一个劲儿表示今后要向我“求教”。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们都极想读书和深造，正在自学英语、中文和电子计算机课程，情愿放弃三百余元的高薪也要去上学，已报考深大所属半工

半读高等专科学校。

这想法使我感到惊异：

“三百多块，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啊！”

在北京时，我常听人说：深圳人看重钱，讲究“经济效益”。他们把重视钱同重视时间联系在一起——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，曾经是他们提出的口号。

经济观念强、原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但想不到他们对知识的崇拜，竟会更加强烈！他们并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，一个劲儿追求物质。他们在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的转变过程中。这大概将日益成为一种趋势。

当通向海外的大门再次打开，人们把眼光重新投向世界的时候，一代人对祖国的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，已迫使愈来愈多的年轻人把精力倾注于知识的追求。这情况在深圳同在内陆一样，似乎又显得尤为紧迫。我顿时严肃起来，一种催人奋起的社会责任感，袭击我的心房。

是的，随着经济的起飞、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人才问题，将突出起来——“人才就是资本”“人才是我们的眼睛和生命”。而人才的产生，又离不开产生人才的条件和土壤，智慧并不等于知识积累。培养一代新人，一代有科学头脑、能够掌握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的开拓型专门人才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深圳大学大概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而诞生的。“我们诞生了希望”……

我感到从来未有过的兴奋。

车到深圳，一座座高楼大厦迎面扑来。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，象一位巨人巍然耸立，以五十三层的高度从平地

直插云天，仰酸了脖子才能视其端顶。她使我想起大洋彼岸那线条单调的整体建筑结构，不同的是她沐浴着南中国的阳光。她是八十年代东方海滨城市的婴儿，带着社会主义祖国所赋予她的光采和稚气。她是我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最高的“摩天大楼”。北京的长城饭店和上海国际饭店，曾给我留下过难忘的印象，但其高度只伸向二十几层。似乎城市将出现向更高层发展的趋势？人口的密度正在增加？香港人说：香港的居民如果都从高楼土走到地面上来，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将挤满整个市区而无半点空地可留。我很难想象那将是怎样一种男女混杂拥挤难堪的场面。要想获得片刻的安宁，似乎只有回到巨人般挺立的高楼中去？仿佛地球的面积正在缩小？我骤然陷入沉思……。

记得七十年代初期，西方的两位专家沃德和杜波斯博士，受联合国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，曾编撰过一份著名的书面报告《只有一个地球》。他们在该书中曾经对城市中心区域有限土地的利用趋势，和本世纪以来欧美一些城市摩天大楼群峰般耸立所带来的弊端，特别是它给都市居住区造成的苦恼，提出过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。其中也谈到了感观上的坏处。书中说：

“摩天大楼的破坏性，首先是使其它传统建筑物看上去极不相称。直到一九四五年，伦敦的景物还是它的光荣传统。仓氏教堂的高耸塔尖、圣保罗教堂匀称的圆顶、泰晤士河上的拱桥、众多的大型公园、汉普斯特德的绿色山丘以及朦胧的北岗轮廓，使本世纪中叶的伦敦仍然保持赏心悦目的风光，象三百年前卡纳雷托的绘画那样动人。这种美丽风光仅在最

近二十五年内失去了光彩。象纪念碑那样高大而又难看的商业和公用建筑物遍布全城，好象漫不经心地乱摆在餐桌上的特高的胡椒瓶。”

这种审美上的忧虑，已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。据说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密的国家——英国和荷兰，就正在重新考虑高层建筑问题。

当然，也不是说所有三十层以上的建筑物看上去都是讨厌的，“在各种高度和平面相互平衡地细心分组的情况下，特别是在新建的城市里，它们能有刺激的效果。”或者说，它们能给人一种勃兴的感觉。

深圳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，所给予我的，正是这种感觉。深圳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城市，而且带着她本身的特点。

环绕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四周，沿着纵横有序街道，矗立着数十幢十八层以上的高楼，以及上千幢六层以上的寓所。高低的交错和楼与楼之间的空旷距离，使她尚未造成“沿街的高楼犹如一条峡谷”似的封闭感。由于土地管理的计划性，她可能不会形成西方式的现代城市的不利环境，尽管远远看去，她已呈现出一个巍然可观的建筑群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深圳原是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小镇啊！曾几何时，竟成了一个规模初具而又异彩纷呈的现代化城市！成了我国内外交流的一个“窗口”，拥有包括电子、轻工、机械、建筑、食品在内的数百个现代化企业和工厂。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创造的，实在称得上是奇迹！而且这仅仅是开始，她还在继续引进新技术和推进现代化管理，渴望取得更大的飞跃。她有着难以估量的潜力。她的居民大

多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，青年占全市人口的78%。深圳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，干部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七岁。她可以说是我国目前建设速度最快和最年轻的城市之一。南国明媚的阳光和经济特区所具有的条件，以及做为“窗口”所带来信息吞吐量，使得她未来的发展，将可以同世界上最繁荣的海港城市相媲美……

我正在惊叹她的建设速度、构想她的未来，年轻人的催促打断了我的思绪：

“走吧！”他已帮我提起行李，说是要送我迳直奔向目的地——那海滨令人神往的高等学府。

我们走向停车场。

双双钻进一辆漂亮的“巴士”。

……

一转眼，八个月过去了。初来时的印象，似乎已渐渐变得淡漠。恐怕因为我已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已变成了深圳建设的一分子。旧有的习惯正在改变，仿佛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——紧紧伴和着现代化的节奏前进。如果打破纵向比较的旧习，面对富有挑战性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，还会更多地觉察到她的局限和不足。

钦羨和惊叹，留给那些初来乍到的人们吧！站在时代的风景线上瞭望，深圳人把视野伸向了更远处。富有想象力的事业家，又在开始构想新的蓝图。

我担心我的拙作化成一个个印刷符号出版之日，深圳的形象又变了。我们正处在“瞬息即变”的时代，“城隔三日，将刮目以待”。“深圳速度”做为一种模式，曾经赢得了声誉。

用笔头爬格子，如何赶得上用现代化的车轮驶过“高速公路”？

但是，我还是要写。为了迎接挑战，我们既需要信息，更需要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。

把记忆中的美好事物写出来献给读者，献给千千万万寻求新的探索的读者，让人们了解在南中国的边陲地带，正在发生的许多值得思考的新变化，鼓舞和启示读者，或许是极有意义的事情。

本书虽然涉及到深圳面貌的一些描述，但主要还是写我所熟悉和热爱的“深大”。这是一所建立在新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新型的综合性大学，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独树一帜。

她虽然还很年轻，至今不满两周岁，但她在改革创新中所显示的魄力和活力，所积累的新经验，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。她既是深圳现代高等文化的摇篮，又可视为“窗口”中的“窗口”。“开窗莫妙于借景”“窥一斑而见全貌”……

深圳大学在“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”的道路上起步了。那些探索性的改革，那些在改革中尝试塑造自己不同形象的年轻人的生活、理想、观念和追求，都带着八十年代的特征。

我终于转动笔杆，迸发出新的诗情……

莘莘学子，哪里去了？

深圳大学位于深圳湾西端的粤海门。丛丛荔枝树和芭蕉叶掩映小楼的景色，使这一带显现出南国风光所特有的魅力。可惜我尚未赶上荔枝成熟的季节，无法领略苏东坡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但愿常做岭南人”的豪兴。但我终于又闻到青枝绿叶的馨香了。

从踏进粤海门新校址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开始对这所新型的高等学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固然是因为她生长在海边，我喜欢海的性格——豪爽、开放、博大、深沉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愈来愈感觉到，她在改革中所显示的勇气、智慧和创造力，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

这种吸引力正在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外学人和各级领导，纷纷前来视察、参观和访问。上自中央领导赵紫阳、万里、胡启立、薄一波、李鹏，下至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，无不踏青而至。仅据最近几个月的统计，莅临深大视察和“寻芳探宝”者，就多达三千余人次，有时一天汇聚十几批。一系列重要会议，其中包括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会议，诸如全国机器人讨论会、生态会议、深圳国际视听会

议、当代香港经济研讨会、经济法研讨班、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、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、“台湾、香港文学”学术讨论会筹备会等等几十种会议，都先后在这里召开了。深大每天将接待多少慕名而来的学者、名流、实业家和各级富有经验的领导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一位著名红学家幽默地说：深大乃“国人向往之圣地”，虽然是一句带着文学意味的俏皮话，但也透露了一种评价。当改革的浪潮在全国城市兴起的时候，漫长的海岸线上的开放城市，已成为改革的先导。而任何一种新的改革的崛起，当她给人们带来某些新的启迪、新的思考和新的认识模式的时候，她会吸引多少双充满希望和爱慕的眼睛！恰如一颗新星升起那样富有魅力。

我为自己能应聘来深大教学而感到荣幸！

我居住的“海星楼”，座落在海边被繁茂林木掩盖的一排渔家小院的右侧，和风丽日，推窗观海，揽尽画意诗情。“海星楼”的前方，分别为五幢造型优雅的教工寓所“海望楼”“海山楼”“海青楼”“海涛楼”和“海月楼”。楼台花蕊吐香，布局错落有致，组成一个面海而立的楼群。

深居楼中的干部和教师，大多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地的名牌高等学府。他们朝夕奔走忙碌于办学、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。虽然难以有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雅兴，但倚楼观海以拓视野的豪情，恐怕人皆有之。

六座楼名的寓意，据说是中文系副主任封祖盛先生根据魏武帝曹操《观沧海》的诗句化出。《观沧海》是描写自然景象的名篇。所谓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，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

的观海玄想，表现了作者囊括四海的豪迈气概。借用这类诗意来为深大教工寓所命名，亦可谓蕴意深远，匠心独运！因其楼名全都抓住一个“海”字，故我统称之曰：“聚海楼”。聚者，聚合人类文化创造的各种成果，汇成知识海洋之意也！

“聚海楼”隔海同香港九龙的元朗和尖鼻咀遥遥相望。入夜便可望见对岸海堤上一字长蛇般的灯光。远远看去，好象海面上浮起的银河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

每当日暮黄昏，我照例要走下楼去，沿着海滨漫步。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年轻人，在海边热烈地交谈。

是在探索人生、议论科学，还是在漫无边际地说东道西呢？

我饶有兴味地凑上前去，只听几位广东口音浓重的学生和一位青年教师，正在指点着大海大声地议论：

“这海面虽然平静，但辽阔而又深远。”

“我们在这里学习，就象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。谁有胆识和毅力，谁就能游到那最深最远的地方……”

“我佩服你的诗才。但有人说，诗是迷人的折磨人的境界。我不愿受折磨，我希望成为一个实业家……”

“国家需要一大批开拓型实业家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曾经想将来成为学者……”

“学者也应当是开拓型的……”

“我们正面对着一场世界性的经济竞争，要在竞争中求生存、求发展，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开放型的思维方式、新的先

进的管理技术，多种目标的综合管理技术。”

“那你的理想是当经理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，改革家……”

“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改革家失败了，倒下去了，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悲剧。”

“龚自珍奋起冲决封建罗网，是第一代打开窗户看世界的人。到晚年不又重礼佛经？”

“风险是巨大的。但我们今天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指导思想，还有民心 and 观念的改变……”

“你懂得怎样改革吗？”

“学习新的管理技术。还有……反正能赚钱就行。”（引起一阵笑声）

“应该说：‘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’……”

“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难哪！象我们深大正在做的，还需要有‘破釜成舟，背水一战’的决心！”

……

这七嘴八舌、耐人寻味的随心应答，使我感到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学生，虽然尚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但深圳大学改革创新所造成的生活环境，及其汇聚的知识信息。使他们的思想，显得惊人地活跃而有锐气，各有各的想法而又无不充满追求。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他们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决定到学生宿舍去走一走。

学生寓所共有六栋八层大楼。当我在一位青年教师的陪同下，踏上那造型别致的螺旋上升式楼梯，推门进入一间卧室时，我叹服了：两人居住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，书桌上装

有两盏日光台灯。上方是三个档架的书架，几乎可以装下大学期间所需要的全部书籍和资料。左边是一深藏不露的大壁柜，整洁而又实用。建筑师们为新一代的大学生，想得多么周到啊！这条件是我们当年在大学念书时梦寐以求的。但今天许多高校的研究生，恐怕也未必具备？香港来参观的学生，更是羡慕得很。

深大学生宿舍的分配，也与众不同。我们当年上大学是按系、按班级来分配居室，深大却实行同一性别学生的自由组合，提倡不同系、不同专业的学生同居一寓所，目的是为了促进不同学科的相互影响和交流。据说这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兴趣，会带来许多益处。张维校长为此曾举过一个例子。他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地质学会的一位副主席过去上大学时是学哲学的，但由于当时是住公寓，同屋人多是学地质的，他受到了影响，发展了兴趣，后来赴法国留学时就改学地质，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。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不少。我想，提倡不同系、科的学生自由组合居住，不仅有利于相互影响和发展兴趣，对于促进今后大学不同学科之间的共同研究，恐怕也会大有好处。

使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当我们步入学生宿舍时，已是下午五点钟，上课显然已经结束了，但邻近几间宿舍里却空无一人。

莘莘学子、都哪里去了呢？

一打听，才知道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去了。对多数学生来说，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生产劳动，已逐渐成了习惯。

旧有的学习与空闲的时间界限消失了，使学生发展了更